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隋

第壹百冊

牛奇章
薛司隸

牛奇章集題詞

隋楊二帝猜忌好殺勲伐舊臣動遭
誅廢獨牛里仁始終恩任悔吝不及
賜詩贊揚內帳飲食禮愛尤殊竊恆
彼挾持何術能當人主生平文字議
禮居優史臣遂謂其損益典章漢叔

孫通無以尚然叔孫希世度務委蛇
儒宗里仁得無有其遺意邪非獨於
明堂郊廟能也南北用兵典籍淪喪
里仁詳陳五厄請開購賞篇章稍備
其有功藝文豈讓王儉七志阮孝緒
七錄哉文皇銳精作樂何栖鳳規時

獻議里仁學疎量寬依違其間無所
駁正无咎无譽其在坤之四爻乎張
蒼壽考公孫晚貴里仁似之此楊素
所謂愚不可及也

婁東張溥題

牛奇章集目錄

表

請開獻書表

奏

定樂奏

樂定奏

定典禮奏

論

六十律論

議

明堂議

詳定樂議

又樂議

同律度量議

樂府

郊廟歌辭

圜丘歌八首

昭夏

皇夏

登歌

誠夏

文舞

需夏

武舞

昭夏

五郊歌五首

青帝歌角音

赤帝歌徵音

黃帝歌宮音

白帝歌商音

黑帝歌羽音

感帝歌

誠夏

雩祭歌

誠夏

蜡祭歌

誠夏

朝日夕月歌二首

朝日誠夏

夕月誠夏

方邱歌四首

昭夏

登歌

誠夏

昭夏

神州歌

誠夏

社稷歌四首

春祈社誠夏

春祈稷誠夏

秋報社誠夏

秋報稷誠夏

先農歌

誠夏

先聖先師歌

誠夏

太廟樂歌九首

迎神歌

登歌

燕祖入歌

皇高祖太原府君神室歌

皇曾祖康王神室歌

皇祖獻王神室歌

皇考太祖武元皇帝神室歌

飲福酒歌

送神歌

燕射歌辭

元會大饗歌十一首

皇夏

肆夏

食舉歌八曲

上壽歌

宴羣臣登歌

皇后房內歌

大射登歌

鼓吹曲辭

凱樂歌辭三首

述帝德

述諸軍用命

述天下太平

舞曲歌辭

文武舞歌二首

文舞歌

武舞歌

詩

奉和冬至乾陽殿受朝應詔

附錄

本傳

牛奇章集目錄終

牛奇章集卷全

隋安定牛弘里仁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表

請開獻書表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厯。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旣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

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猶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

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
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
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
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
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
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
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
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
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

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蓺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摠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

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十而已。今

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士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

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
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
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
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
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
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愴惜必須勒之以
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
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
乎伏願天鑒少垂昭察

奏

定樂奏

臣聞周有六代之樂。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帝改韶武。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于武德。蓋猶古之韶也。禮容生于文始。矯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絃。薦于太宗之

廟。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更造成新歌，薦于武帝之廟。據此而言，遞相因襲，縱有改作，並宗于韶。至明帝時，東平獻王采文德舞爲大武之舞，薦于光武之廟。漢末大亂，樂章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以爲軍謀祭酒，使創雅樂，時散騎侍郎鄧靜善詠雅歌，樂師尹胡能習宗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諸舞，總練研精，復于古樂，自夔始也。文帝黃初，改昭容之樂爲昭業樂，武德之舞爲武頌舞，文始之舞爲大韶舞，五行之舞

爲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樂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咸熙之舞。又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於天地宗廟，及臨朝大饗並用之。晉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禮及上壽食舉歌詩。張華表曰：按漢魏所用，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並繫于舊，一皆因襲，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勗典樂，使郭夏宋識造王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賀循爲

太常卿始有登歌之樂。大甯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間鳩集遺逸。鄴沒胡後。樂人頗復南度。東晉因之以具鍾律。太元間破符永固。又獲樂工陽蜀等。間練舊樂。于是金石始備。尋其設懸音調。並與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長子。盡獲符氏舊樂。垂息爲魏所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大樂細伎奔慕容德于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永初元

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典書令奚縱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業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業舞爲武德舞據韶爲言宣業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舞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於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爲大壯大觀焉今人猶喚大觀爲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改聲韻曲折理應尚

同前克荊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史傳相承以爲合古且觀其面體用聲有次請修緝之以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

樂定奏

臣聞鼙桴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邃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

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加鳩探
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
之宜備于故實永嘉之後九服崩離燕石苻姚
遞據華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
無復微管之功前言往式于斯而盡金陵建社
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于內原隔絕三
百年于茲矣伏惟明聖膺期會昌在運今南征
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
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

洽功成于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
訪知音旁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爲一
代正樂具在本司

定典禮奏

聖敎陵替國章殘缺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足
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
南玉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
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
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

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遑。賓嘉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俗弊。

牛奇章集

卷全

牛奇章於龍溪先生詩稿

論

十六律論

案續漢書律歷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于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于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大

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
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
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官。而
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
准以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
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
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
云受法于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
待詔候鍾殷形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

者，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知爲准。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太樞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于樂。

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

議

明堂議

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

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
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
王寢所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
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官議
云夏后氏世室室顯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
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
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
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
立之說則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

堂大于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同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室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

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于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太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玷。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

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
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
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
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
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
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
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晉以爲夏時之書劉
瓌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
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

未可即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十四尺。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

九六之變、且圓方蓋覆、九六之道也。八闢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官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于外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

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
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
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
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
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
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
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後
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
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

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
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
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
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
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立矩。蒼曰
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
相沿。多有損益。至于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
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
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

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于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窓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湻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何重屋，周乘其後，不言屋。

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圓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簷，刮櫺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

洛篇曰。尚三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及
玷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
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
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廡者。
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
曰辟廡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
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
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廡太學同處
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廡太學同處

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
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
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圜
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
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
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
志云欲制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
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
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

堂辟廡靈臺于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璧水
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廡
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
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參
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
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
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
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
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

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
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
弘風布教作範于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
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

詳定樂議

後周之時以四聲降神雖采周禮而年代深遠
其法久絕不可依用謹案司樂凡樂圜鍾爲宮
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舞雲門以祭天
南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舞咸

池以祭地、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圜鍾爲羽、舞韶以祀宗廟。馬融曰：圜鍾應鍾也。賈逵鄭玄曰：圜鍾、夾鍾也。鄭玄又云：此樂無商聲，祭祀尚柔剛，故不用也。于寶云：不言商，商爲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先儒解釋既莫知適從，然此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爲樂無克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得而行也。按東觀書馬防傳，太子丞鮑鄴寺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

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飲食必順于四時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官雅樂獨有黃鍾，而食舉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乃能感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常評焉。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奏寢。今明詔復下臣，防以爲可須上天之明時，因歲首之嘉月，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具，遂獨施行，起于十月爲

迎氣之樂矣。又順帝紀云，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爲辟雍，隸大學，隨月律。十月作應鍾，三月作姑洗，元和以來，音戾不調，修復黃鍾，作樂器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宮懸有黃鍾均食舉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爲宮，亦以明矣。計從元和至陽嘉二年，纔五十歲，用而復止，驗黃帝聽鳳以制律呂，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周禮有分樂而祭，此聖人制作以合天地陰陽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調，斯言誣之甚也。今

梁陳雅曲並用官聲按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盧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當用事者爲宮宮君也鄭玄曰五聲官商角徵羽其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布十二辰更相爲宮始自黃鍾終于南呂凡六十也皇侃疏還相爲官者十一月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以大呂爲宮正月以太簇爲宮餘月倣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此卽釋鄭義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

春其聲角樂當宮于夾鍾餘方各以其中律爲官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宮餘夾鍾也又云五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宮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鄭玄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禦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宮而總四聲則慶雲也

浮景風翔。唯韓詩云。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則當聲爲曲。今以五引爲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勗論三調爲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外。徵羽角自爲譎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筭曲數既多。故得隸于衆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爲本。歷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

又樂議

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

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
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
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
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須改之

同律度量議

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
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故蘇綽所
造當時檢勘用爲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
符同即以調鍾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

頭山黍，依漢書律歷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于黃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于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于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

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依淮南累栗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鈞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爲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爲定。彌合時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爲長。累既已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爲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

諧明王盛範、同律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
經、斟量時事、謂用鐵尺于理爲便。

樂府

郊廟歌辭

圓丘歌八首

昭夏

降神

肅祭典、協良臣、具嘉薦、俟皇臻、禮方成、樂已變、
感靈心、迴天睠、闢華闕、下乾宮、乘精氣、御祥風、
望爟火、通田燭、膺介圭、受瑄玉、神之臨、慶陰陰、
煙衢洞、宸路深、善旣福德斯輔、流鴻祚、徧區宇、

皇夏

皇帝
升壇

於穆我后、昭明有融、道濟區域、功格立窮百神。
警衛萬國、承風仁深德厚、信洽義豐、明發思政。
勤憂在躬、鴻基惟永、福祚長隆。

登歌

德深禮大、道高饗穆就陽斯恭、陟配惟肅、血膞
升氣、冕裘標服、誠感清玄、信陳史祝、祇承靈貺、
載膺多福。

誠夏

皇帝初

肇禋崇祀、式奉一作大報尊靈、因高盡就一作敬、埽地

推誠六宗隨兆五緯陪營雲和發韻孤竹揚聲
一作清我粢旣潔我酌惟明元神是鑒百祿來成

文舞獻

皇帝旣奏

皇矣上帝受命自天睿圖作極文教遐宣四方
鹽觀萬國陶甄有苗斯格無得稱焉天地之經
和樂具舉休徵咸萃要荒式序正位履端秋霜

春雨

需夏

皇帝飲福酒

禮以恭事薦以饗時載清玄酒備絜蕡苴廻旒

分爵思婚軒墀惠均撤俎祥降受釐十倫以具
百福斯滋克昌厥德永祚鴻基

武舞

御厯膺期乘乾表則成功戡亂順時經國兵暢
五材武弘七德憬彼遐裔化行克塞三道備舉
二儀交泰情發自中義均莫大祀敬恭肅鐘鼓
繁會萬國斯歡兆民斯賴享茲介福康哉元首
惠我無疆天長地久

昭夏 送神

享序洽祀禮施神之駕儼將馳奔精驅長離耀
牲煙達潔誠照騰日馭鼓電鞭辭下土升上玄
瞻寥廓杳無際憺羣心留餘惠

五郊歌五首

青帝歌角音

震宮初動木德惟仁龍精戒旦鳥歷司春陽光
煦物溫風先導巖處載驚膏田已冒犧牲豐潔
金石和聲懷柔備禮明德惟馨

赤帝歌徵音

長嬴開序炎上爲德執禮司民持衡御國重離
得位芒種在時含櫻薦實木槿垂蕤慶賞旣行
高明可處順時立祭事昭福舉

黃帝歌宮音

爰稼作土順位稱坤孕金成德履艮爲尊黃本
內色宮實聲始萬物資生四時咸紀靈壇汎掃
盛樂高張威儀孔備福履無疆

白帝歌商音

西成肇節盛德在秋三農稍已九穀行收金氣

肅殺商威颺戾嚴風鼓莖繁霜墮蒂厲兵詰暴
敕法慎刑明神降嘏國步惟甯

黑帝歌羽音

玄英啟候冥陵初起虹藏于天雉化于水嚴關
重閉星迴日窮黃鐘動律廣莫生風玄尊示本
天產惟質恩覃外區福流京室

感帝歌

誠夏

禘祖垂典郊天有章以孟之春于國之陽繭栗

惟誠陶匏斯尚人神接禮明幽交暢火靈降祚
火歷載隆烝哉帝道赫矣皇風

雩祭歌

誠歌

朱明啟候時載陽肅若舊典延五方嘉薦以陳
盛樂奏氣序和平資靈祐公田旣雨私亦濡民
殷俗富政化敷

蜡祭歌

誠夏

四方有祀八蜡酬功收藏旣畢揅葛送終使之必報祭之斯索三時告勞一日爲澤神祇必來鱗羽咸致惟義之盡惟仁之至年成物阜罷役息民皇恩已洽靈慶無垠

朝日夕月歌二首

朝日誠夏

扶木上朝暾嵫山沈暮景寒來遊晷促暑至馳輝永時和合璧耀俗泰重輪明執圭盡昭事服冕簪虔誠

牛奇章集
卷之三
夏
夕月誠夏

澄輝燭地域，流耀鏡天儀。
厯草隨弦長，珠胎逐望虧。
成形表蟾兔，竊藥資王母。
西郊禮既成，幽壇福惟厚。

方邱歌四首

昭夏

柔功暢陰德，昭陳瘞典盛。
玄郊筮幕清，營幽馥。
皇情虔，具寮肅。笙頌合，鼓鼗會。
出桂旌，屯虬蓋。
敬如在，肅有承。神胥樂慶福膺。

登歌

莫玉
帛

道惟生育器乃包藏報功稱範殷薦有常六瑚
已饋五齊流香貴誠尚質敬洽義章神祚惟永
帝業增昌

誠夏

初獻

原載垂德崑邱主神陰壇吉禮北至良辰鑒水
呈潔牲栗表純樽壺夕啟幣玉朝陳羣望咸秩
精靈畢臻祚流於國祉被於人

昭夏

奠旣徹獻已周，竦靈駕逝遠遊。洞四極，匝九縣。
慶方流祉，恒遍埋玉氣。掩牲芳，晰神理。顯國文。
神州歌

誠歌

四海之內一和之壤，地曰神州，物賴生長。咸池
旣降，泰圻斯饗，牲牷尚黑，珪玉實兩，九寓載甯。
神功克廣

社稷歌四首

春祈社誠夏

厚地開二方壇崇祀達以風露樹之松梓勾萌
旣申芟柞伊始恭祈粢盛載膺作祉

春祈稷誠夏

粒食興教播厥有先尊神致潔報本惟虔瞻榆
束耒望杏開田方憑戢福伫詠豐年

秋報社誠夏

北墉申禮單出表誠豐犧八薦華樂在庭原隰
旣平泉流又清如雲已望高廩斯盈

秋報稷誠夏

民天務急農亦勤止或蓑或薦惟蘆惟芑涼風
戒時歲云秋矣物成則報功施必祀

先農歌

誠夏

農祥晨晰土膏初起春原俶載青壇致祀歛蹕
長吁廻旌外墳房俎餚薦山罍沈深親事朱絃
躬持黛耜恭神務稽受禧降祉

先聖先師歌

誠夏

經國立訓、學重教先、三墳肇冊、五典留篇、開鑿
理著、陶鑄功宣、東膠西序、春誦夏弦、芳塵載仰
祀典無愆、

太廟樂歌九首

迎神歌

務本興教、尊神體國、霜露感心、享祀陳則、官聯
式序、奔走在庭、几筵結幕、裸獻惟誠、嘉樂載合
神其降止、永言保之、錫以繁祉、

登歌

孝熙嚴祖師象敬宗。惟皇肅肅有來雍雍。雕梁
霞複繡橑雲重。觀德自感奉璋伊恭。奠盡飾
羽綴有容升歌發藻。景福來從。

俎八歌

郊社同邱廟

祭本用初祀由功舉。駿奔咸會供神有序。明酌
盈樽豐饑實俎幽。金旣薦纘錯維旅。享由明德。
香非稷黍載流嘉慶。克固鴻緒。

皇高祖太原府君神室歌

締基發祥肇源興慶。迺仁迺哲克明克令。庸宣

國圖善流人詠開我皇業七百同盛

皇曾祖康王神室歌

皇條俊茂帝系靈長豐功疊軌厚利重光福由
善積代以德彰嚴恭盡禮永錫無疆

皇祖獻王神室歌

盛才必達不基增舊涉渭同符遷邠等構弘風
邁德義高道富神鑒孔昭王猷克懋

皇考太祖武元皇帝神室歌

深仁冥著至道潛敷皇矣太祖耀名天衢翦商

隆祚奄宅隋區有命旣集誕開靈符

飲福酒歌

郊邱廟社同用

神道正直祀事有融肅雍備禮莊敬在躬羞燔
已具奠酌將終降祥惟永受福無窮

送神歌

饗禮具利事成伫旒冕肅簪纓金奏終玉俎徹
盡孝敬窮嚴潔人祇分哀樂半降景福憑幽贊

燕射歌辭

元會大饗歌十一首

皇夏

皇帝出入殿庭
郊廟社並同
秦

深哉皇度粹矣天儀司陛整蹕式道先馳八屯
霧擁七萃雲披退揚進揖步矩行規勾陳乍轉
華蓋徐移羽旗照耀珪組陸離居高念下處安
思危照臨有度紀律無虧

肆夏

太子出入

惟熙帝載式固王猷體乾建本是曰孟侯馳道
美漢寢門稱周德心既廣道業惟優傳保斯導
賢才與遊瑜玉發響畫輪停軺皇基方峻七鬯

恒休

食舉歌

八曲

燔泰設教禮之始。五味相資火爲紀。平心和德
在甘旨。牢羞旣陳鐘石俟以斯而御揚盛軌。
養身必敬。禮食昭時。和歲阜庶物饒鹽梅旣濟
鼎鉉調。特以膚腊加膳曉威儀。濟濟懋皇朝。
饔人進羞樂侑作。川潛之膾雲飛臞。甘酸有宜
芬芍藥。金敦玉豆盛交錯。玉鼓旣聲安以樂。
玉食惟后膳必珍。芳菰旣潔重秬新。是能安體

久調神、荆包必至海貢陳、用之有節德無垠、
嘉羞入饋猶化謐、沃土名滋帝臺實、陽華之菜、
雕陵栗、鼎俎芬芳豆籩溢、通幽致遠車書一、

道高物備食多方、山膚旣善水豢良桓蒲在位
箕業張加邊折俎爛成行、恩風下濟道化光、
禮以安國仁爲政、具物必陳饗牢盛、置罘斤斧
順時令、懷生熙熙皆得性、于茲宴喜流嘉慶、
皇道四達禮樂成、臨朝日舉表時平甘芳旣飫
醑以清揚休玉卮、正性情隆我帝載永明明、

上壽歌

俗已久時又良朝玉帛會衣裳基同北辰久壽
共南山長黎元鼓腹樂未央

宴羣臣登歌

皇明馭歷仁深海縣載擇良辰式陳高宴顥顥
卿士昂昂侯甸車旗煜爚衣纓葱蒨樂正展懸
司宮飾殿三揖讓禮九賓爲傳圓鼎臨碑方壺
在面鹿鳴成曲嘉魚入薦筐篚相輝獻酬交徧
飲和飽德恩風長扇

皇后房內歌

隋書樂志曰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嘗倚琵琶作歌二章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婦之儀牛弘修皇后房內樂因取之爲房內曲命婦入并登歌上壽並用之

至順垂典正內弘風母儀萬國訓範六宮求賢
啟化進善宣功家邦載序道業斯融

大射登歌

道謐金科照時乂玉條明優賢饗禮洽選德射
儀成鑾旗鬱雲動寶軾儼天行巾車整三乏司
裘飾五正鳴球響高殿華鐘震廣庭烏號傳昔

美淇衛著前名揖讓皆時傑升降盡朝英附枝
觀體定杯水覩心平豐觴旣來去燔炙復縱橫
欣看禮樂盛喜遇黃河清

鼓吹曲辭

凱樂歌辭三首

述帝德

於穆我后睿哲欽明膺天之命載育羣生開元
創歷邁德垂聲朝宗萬寓祇事百靈煥乎皇道
昭哉帝側惠政滂流仁風四塞淮海未賓江湖

背德運籌必勝濯征斯克八荒霧卷四表雲塞
雄圖盛略邁後光前寰區已泰福祚方延長歌
凱樂天子萬年

述諸軍用命

帝德遠覃天維宏布功高雲天聲隆韶濩惟彼
海隅未從王度皇赫斯怒元戎啟路桓桓猛將
赳赳英謨攻如燎髮戰似摧枯救茲塗炭克彼
妖逋塵清兩越氣靜三吳鯨鯢已夷封疆載闢
班馬蕭蕭歸旌奕奕雲臺表郊司勲紀績業並

山河道固金石

述天下太平

阪泉軒德、丹浦堯勲、始實以武、終乃以文、嘉樂聖主、大哉爲君、出師命將、廓定重氛、書軌旣并、干戈是戢、弘風設教、政成民立、禮樂聿興、衣裳載緝、風雲自美、嘉祥爰集、皇皇聖政、穆穆神猷、牢籠虞夏、度越姬劉、日月比耀、天地同休、永清四海、長帝九州、

舞曲歌辭

文武舞歌二首

文舞歌

天曉有屬后德惟明君臨萬寓昭事百靈濯以江漢樹之風聲鑿地畢歸窮天皆至六戎仰朔八蠻請吏烟雲獻彩龜龍表異緝和禮樂燮理陰陽功由舞見德以歌彰兩儀同大日月齊光

武舞歌

惟皇御寓惟帝乘乾五材並用七德兼宣平暴夷險拯溺救燔九域載安兆庶斯賴續地之厚

補天之大、聲隆有截、化覃無外、鼓鐘旣奮、干戚
攸陳、功高德重、政謐化淳、鴻休永播、久而彌新、

詩

奉和冬至乾陽殿受朝應詔

恭已臨萬寢，宸居御八埏。
作貢菁茅集，來朝圭
黻連司儀，三揖盛掌禮。
九賓虔重欄，映如璧。祿
殿繞非煙。

本傳

牛弘字里仁，安定鶴觚人也。本姓叅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爲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

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

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上甚善其議詔弘與
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
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
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
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
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
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
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
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

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
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
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
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
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
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
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
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
納焉下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

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竝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惟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敵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事端居其同

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爲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場珪幣、蟬時牲牢、竝弘所定。還下太行、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贈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

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竝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亦無所恠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

牛奇章集卷全
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綱繆省闢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徵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

隋牛奇章集終

薛司隸集題詞

張曲江登薛公逍遙堂感歎言詩懷
湘浦弔賦漢川沈碑此豈無意其人
哉玄卿才名蓋盛官于齊周不免仕
隋無特爾之操然時主遷易年更代
促南北俯仰士人盡然不足云怪高

祖革命久典文書儲君國相爭爻引
重乃嶺表配防襄州出鎮謝山濤之
啟事嗟汲黯之淮陽仕路風雲豈能
盡如人意煬帝宿郤成于江陵年老
入內夜行宜止而文皇一頌致殞厥
軀今觀其文鋪敘前徽頌禱爲忠何

故召怒蓋事非其主言違其時對子
諛父猶有罪焉伐陳四克籌略分明
奚啻子房前箸獨江淮祭文才思少
進無論遠不逮古卽比杜弼檄梁曾
幾何時風已下矣詩篇英麗名下無
虛然得之踢壁失之馬足遺亡如國

僑贊辭盤石諸制者又不知幾何也

婁東張溥題

薛司隸集目錄

賦

宴喜賦

表

奉使表

書

弔延法師書

碑

老氏碑

頌

隋高祖頌

有序

祭文

祭江文

祭淮文

樂府

出塞二首和楊處道

昭君辭

昔昔鹽

豫章行

詩

從駕幸晉陽

奉和月夜聽軍樂應詔

奉和臨渭源應詔

秋日遊昆明池

敬酬楊僕射山齋獨坐

重酬楊僕射山亭

入郴江

渡北河

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

展敬上鳳林寺

從駕天池應詔

梅夏應教

人日思歸

夏晚

歲窮應教

詠苦紙

附錄

本傳

薛司隸集目錄終

薛司隸集卷之全

隋河東薛道衡玄卿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賦

宴喜賦

梁孝王帝子帝孫藉寵承恩名高西漢禮盛東
蕃引雍容文雅之客坐檀欒脩竹之園水逶迤
而繞砌風清冷而入軒直凝神而迴曠乃惆悵
而興言顧謂枚乘曰予聞氣序環周人生萍浮

補天立地之聖不能止日光西落疏山奠川之力不能停河水東流韓王酸棗之觀荒疎無漫楚國陽雲之臺空見塵埃固可以縱志縱心以遊以逸窮宴樂于長夜混是非而爲一于時霜重庭蘭秋深氣寒橫長河之耿耿挂孤月之團團乃有丹墀縹碧柘館椒宮徘徊宛轉掩映玲瓏妖姬淑媛玉貌花叢纖女下而星落姮娥來而月空澄粧影于歌扇散衣香于舞風圖雲刻雷之樽潰桂釀花之酒拭珠瀲于羅袂傳金杯

於素手

表

奉使表

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苻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

七
年
考
略

七
年
考
略

七
年
考
略

七
年
考
略

七
年
考
略

七
年
考
略

七
年
考
略

七
年
考
略

書

弔延法師書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惟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宏理識精悟靈臺神宗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鐘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

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
運、像法重興、卓爾緇林、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
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
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
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挈
瓶、夙承訓導、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
百恒慟、往矣奈何、無常奈何、疾礙不獲展慰、但
深悲結謹白書、慘愴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碑

老氏碑

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
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
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羣品有人民焉有君長
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靜神息智鶴居鷇
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疑于俎豆大樂與天
地同和豈考擊于鐘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
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醨之變于是儒

墨爭鷺名法並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
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
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唯大道乎老君
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
之本舍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因以老子
爲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鼻之奇蹈五把十
彰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于周氏綿祀厯代見
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市
朝屢易容貌不改宣尼一覩嘆龍德之難知關

尹四望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
率性歸道以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
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
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
還淳旣而鍊形物表卷迹方外蜺裳鶴駕往來
紫府金漿玉酒讌衍清都叅日月之光華與天
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墳落囂塵得其門者則
騰驤雲霧大椿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淺深
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

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遁天之形。雖復傲吏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叡接統，膺期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于百王。明鏡衢鑪，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鬪。天齊地軸之所，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鴟跱。黃廷奸宄，鄭阻兵禍。大縱毒蠭，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攬捨而掃除，仗旄鉞而斬伐。共工旣翦，重立乾坤。豈尤就

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
賜萬方欣戴九服謳歌乃允答天人祇膺揖讓
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顓
頊建國不同大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
遷虞邑歷遷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
民之力經始帝君不移天府規摹紫極仍據皇
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城聿遵制度朝
夕正殿不別起於鴛鸞升降靈臺豈更營于鳩
鵠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于寤寐棘

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纓知
恥畫服興慙天無入牢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
閣廣內考集羣典石渠璧水闡揚儒業綴五禮
于將壞正六樂于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太師咸
功之頌承華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
善兩離炳曜重日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
以維城磐石多蓀多木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
王室之藩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于潤塗納
烝民于壽域旌頭垂象窮變成形獯獫作患其

來久矣無上算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開
運耀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額款塞匍
匐投掌祥柯夜郎之所靡漢桑乾之地咸被聲
教並入提封閩越勾吳不愆貢職夫餘肅慎無
絕夷邸遐邇禔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雄
競逐秦居閏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
晉則化成戎狄降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
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
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協苻瑞彪炳千年

靈蔡著天性以効徵三足神鳥感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遍于竹葦星光若月雲氣飛烟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揚鑾動蹕肆觀東后玉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謙以自牧爲而不宰尚寢馬卿之書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惕雖蒼璧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祀猶恐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尚想玄極壽宮靈座麋鹿徙倚華蓋羈壇風

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
公元胄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厯試揔
斯藩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苦
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
沃野平臯東連譙國望水置紮揆景瞻星擬玄
圃以疏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栱磊砌相扶
方井員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僊衛儼而無聲
神館虛閑滴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之事存玄
守一之儔四方輻湊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

醮祀之禮顯仁助于王者冥福資于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隋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

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慙皇王猷

謝帝上德逾遠湻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冲和
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樽俎外事干戈魚驚
網密鳥亂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
鶴髮垂首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
地久小茲五嶽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
青牛已駕紫氣先浮玄門洞啓神化潛流賴鄉
舊里渴川遺迹古往今來時移世易靈廟凋毀
祠壇虛寂九井生祠雙碑碎石惟皇受命乃神
乃聖響發地鐘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

曜魄同尊，叅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
歸款，萬方宅心。鴻臚納賛，王會書琛。青雲千呂，
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慙
太上。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臯彌望。
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霧淒清。僊官
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
理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
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頌

隋高祖頌有序

太始太素荒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于入穴登巢鶴居鷁飲不殊于羽族取類于毛羣亦何貴于人靈何用于心識羲軒已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爲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

於三五慙德於干戈秦居閏位任刑名爲政本
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爲業當塗興而三分峙典
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都
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立行定嵩洛水運據崤
函未正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旦
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夫隋乎粵若高祖文
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
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錄
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鄒岐之累

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厯試納揆賓門位長六
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爲太尉若文命之任司
空蒼厯將盡率土糜沸王弩驚天金鉉照野奸
雄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
塞成臯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鄖黃背誕引金
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
足援手應赤伏之符受玄狐之籙命百戰百勝
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猰
窳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

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于區宇、出黎元于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額、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鐘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靈于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
心、億兆難違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
邱、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
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號、因庶萌
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
龍、正位辨方、揆景于日月、內宮外座、取法于辰

象懸政教于魏闕，朝羣后于明堂。除舊布新，移
風易俗。天街之表，地脉之外。獯獫孔熾，其來自
久。橫行十萬，樊噲干是。失辭徒步五千，李陵所
以陷沒。周齊兩盛，競結旄頭。娉狄后于漠北，未
足息其侵擾。傾珍藏于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
靈啓祚，聖皇馭寓。運天策于帷扆，播神威于沙
朔。柳室、檀裘之長，皆爲臣隸。渤海、躡林之地，盡
充池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
外。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據之峻，恒有僭

偽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
降皇情、永懷大道、愍彼黎獻、獨爲匪人、今上利
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宸極、天縱神武、受脹出
車、一舉平定、于是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爲
家、萬里爲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亂
離、縣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偽之風、聖
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
定五禮、申勅太史、改正六樂、玉帛罇俎之儀節
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

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
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
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于容旨聞一愆
犯歎深于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
腐之積黎民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
恩加禽獸胎卵于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
勿踐至于憲章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
斷于俄頃故能彞倫攸敘上下齊肅左右絕謗
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于天

地終日乾乾誠慎于尤極陶黎民于德化致風
俗于太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
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
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
不恃成而不居冲旨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
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遜謝愆咎方知六
十四卦謙撝之道爲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爲
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于
窮壤和氣薰風充溢于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

社日月星象風雲山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
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于振古所未有
圖籍所不載目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
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其效矣既而遊心
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荆山升天之駕遂遠
凡在黎獻共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劍塗山
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
若乃降精燭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
聖德也撥亂反正濟國甯人六合八紘同文共

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而竝五帝，豈直鎔銖周漢，么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于清廟；尤德之歌，無絕于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局于形器；懿業遠大，豈盡于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蓐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堙海之禽，不增于大地；泣

河之士非益于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

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羣凶縱慝竊號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啓厯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強載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勾吳閩越河朔渭渢九縣瓜分三方鼎跱狙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

瘞矣。五運叶期，千年肇基。且赫矣高祖，人靈攸贊。
聖德廻生，神謀獨斷。殲惡彰善，夷凶靖難。宗伯
撰儀，太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
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占揆星景，移建
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室，懸法象魏。
帝宅天府，固本崇威。匈奴瀚海，龍荒狼望。種落
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額歸誠，
稱臣內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
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

戴日戴斗太平大蒙禮教周被書軌大同復禹
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勞庶績
矜有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驅時
仁壽神化隆平生靈熙阜虔心恭已奉天祀地
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虛位推而
不居聖道彌粹齊跡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
傳莊寶命知來藏往玄覽幽境鼎業靈長洪基
隆盛崆峒問道汾射宵然御辯遐逝乘雲上仙
哀纏率土痛感窮玄流澤萬葉用教百年尚想

徵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爻象不陳
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

祭文

祭江文

維開皇元年行軍元帥晉王謹以太牢之奠敬
祭南瀆大江之神仰惟靈性包平智德擅靈長
上膺東井下紀南國引雙流而分九派長四瀆
而納百川自晉永嘉乾靈落綱蕞爾吳越僭偽
相承陳賊叔寶世濟其凶士庶爲其塗炭人神
所以怨憤忝司九伐清彼一方分命將士乘流
南渡仰憑靈佑咸蒙利涉今申命蒼兕躬總情

銳直趨金陵行登石首庶蛟螭竄于洲渚帷蓋
靜於波濤江表克平海內清泰謹申禮薦惟神
尚享

祭淮文

元帥晉王謹以清滌制幣太牢之奠敬祭于東
瀆大淮之靈蓋聖德應期神功宰物上齊七政
下括四海自晉人喪道彝倫攸斁天隔内外地
毀東南三吳成危亂之邦百越爲逋逃之藪皇
帝肇開鼎業光有神器圖出龜龍鏡懸金玉憂

勞庶績無忘寤寐言念蒼生情深矜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冒頓呼韓歲時拜誦僞陳蕞爾尚阻聲教妖賊叔寶僭竊遺緒毒流江左冤結人神上軫皇情義申弔伐猥蒙朝寄撫甯淮甸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標四瀆而引百川擅五材而含七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之舉使水陸旌旗所向無前吳會君長束手歸服謹申薦醴惟神尚饗

卷之三

元年

七

樂府

出塞二首和楊處道

以下五言

高秋白露圃，上將出長安。
塵沙塞下暗，風月龍頭寒。
轉蓬隨馬足，飛霜落劍端。
凝雲迷代郡，流水凍柔乾。
烽微桔槔遠，橋峻轆轤難。
從軍多惡少，召募盡材官。
伏堤時臥鼓，疑兵乍解鞍。
柳作龍城擒冒頓，長坂納呼韓。
受降今更築，燕然已重刊。
還嗤傅介子，辛苦刺樓蘭。

邊庭烽火驚，捕羽夜徵兵。
少昊騰金氣，文昌動

商司空集
卷全
將星長驅覲汗北。直指夫人城。絕漠三秋暮。窮
陰萬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斷鴈聲。連旗下鹿
塞疊鼓向龍庭。妖雲墜虜陣。暉月遶胡營。左賢
皆頓頰。單于已繫纓。絳馬登玄闕。釣鯢臨北溟。
當知霍驃騎。高第起西京。

昭君辭

我本良家子。充選入椒庭。不蒙女史進。更失畫
師情。蛾眉非本質。蟬鬢改真形。專由妾命薄。誤
使君恩輕。啼霑渭橋路。歎別長安城。夜依寒草

宿朝逐轉蓬。征却望關山。迥前瞻沙漠。平胡風
帶秋月。嘶馬雜笳聲。毛裘易羅綺。氈帳代金屏。
自知蓮臉歇。羞看菱鏡明。釵落終應棄。髻解不
須縈。何用單于重。詎假闕氏名。駛驥聊彊食。
一作桐酒未能傾。心隨故鄉斷。愁逐塞雲生。漢宮
如有憶。爲視旄頭星。

昔昔鹽

垂柳覆金堤。蘿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
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

月守空閨恒歛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
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
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
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蹠

豫章行 七言

江南地遠接閩甌山東英妙屢經遊前瞻疊障
千重阻却帶驚湍萬里流楓葉朝飛向京洛文
魚夜過厯吳洲君行遠度茱萸嶺妾住長依明
月樓樓中愁思不開嚬始復臨窗望早春鴛鴦

水上萍初合。鳴鶴園中花併新。空憶當時角枕處。無復前日畫眉人。照骨金環誰用許。見膽明鏡自生塵。蕩子從來好留滯。況復關山遠迢遞。當學織女嫁牽牛。莫作姮娥叛夫婿。偏訝思君無限極。欲罷欲忘還復憶。願作王母三青鳥。飛去飛來傳消息。豐城雙劍昔曾離。經年累月復相隨。不畏將軍成久別。只恐封侯心更移。

詩

從駕幸晉陽

省方遵往冊，遊豫叶前經。
金吾朝戒道，校尉晚巡營。
重轡下飛騎，絕浦渡連旌。
澗水寒逾咽，松風遠更清。
方觀翠華反，簪筆上云亭。

奉和月夜聽軍樂應詔

旌門臨古堞，徼道度深隍。
月冷疑秋夜，山寒落夏霜。
遙空澄暮色，清景散餘光。
笳聲喧隴水，鼓曲噪漁陽。
沈鬱興神思，眺聽發天章。
嵩岱終難

學邱陵徒自強

奉和臨渭源應詔

立功復禹迹、至德去湯羅。玉關亭障遠、金方水
石多八川。茲一態萬里、導長波驚流。注陸海、激
浪象天河。鸞旗歷巖谷、龍穴暫經過。西老陪遊
宴、南風起詠歌。庶品蒙仁澤、生靈穆太和。微臣
惜暮景、願駐魯陽戈。

秋日遊昆明池

灞陵因靜退、靈沼暫徘徊。新船木蘭楫、舊宇豫

章材荷心宜露泣竹徑重風來魚潛疑刻石沙
暗似沈灰琴逢鶴欲舞酒遇菊花開羈心與秋
興陶然寄一杯

敬酬楊僕射山齋獨坐

相望山河近相思朝夕勞龍門竹箭急華岳蓮
花高岳高嶂重疊鳥道風煙接遙原樹若齊遠
水舟如葉葉舟旦旦浮驚波夜夜流露寒洲渚
白月冷函關秋秋夜清風發彈琴卽鑑月雖非
莊鳥歌吟詠常思越

重酬楊僕射山亭

寂寂無與晤，朝端去總戎。空庭聊步月，閒坐獨臨風。
臨風時太息，步月山泉側。朝朝散霞彩，暮暮澄秋色。
秋色遍臯蘭，霞彩落雲端。吹旌朔氣冷，照劍日光寒。
寒光塞草平，氣冷咽笳聲。將軍獻凱入，靄靄風雲生。

入郴江

仗節遵嚴會，揚舲泝急流。征塗非白馬，水勢類黃牛。
跳波鳴石磧，濺沫擁沙洲。岸廻槎倒轉，灘

長船却浮緣崖頻斷挽桂璧屢移釣還憶青絲
騎。東方來上頭。

渡北河

連旌映激浦疊鼓拂沙

一作洲

桃花長新浪竹

箭下奔流塞雲臨遠艦胡風入陣樓劍拔蛟將
出驂驚鼈欲浮鴈書終立效燕相果封侯勿恨
關河遠且寬邊地愁。

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

京洛重新年復屬月輪圓雲間璧獨轉空裏鏡

孤懸萬方皆集會。百戲盡來前。臨衢車不絕。夾道閣相連。驚鴻出洛水。翔鶴下伊川。艷質廻風雪。笙歌韻管絃。佳麗儼成行。相攜入戲場。衣類何平叔。人同張子房。高高城裏髻。峩峩樓上妝。羅裙飛孔雀。綺帶垂鴛鴦。月映班姬扇。風飄韓壽香。竟夕魚負燈。徹夜龍銜燭。歡笑無窮已。歌舞詠一作吹還相續。羌笛隴頭吟。胡舞龜茲曲。假面飾金銀。盛服搖珠玉。宵深戲未闌。競爲人所難。臥驅飛玉勒。立騎轉銀鞍。縱橫旣躍劍。揮霍復。

跳丸抑揚百獸舞盤跚五禽戲狻猊羨斑足巨象垂長鼻青羊跪復跳白馬廻旋騎一作駛忽覩

羅浮起俄看鬱昌至峯嶺旣崔嵬林叢亦青翠麋鹿一作麋下騰倚猴猿或蹲跂金徒列舊刻玉

津動新灰甲冑垂陌柳殘花散苑梅繁星漸寥落斜月尚徘徊王孫猶勞戲公子未歸來共酌瓊酥酒同傾鸚鵡杯普天逢聖日兆庶喜康哉

展敬上鳳林寺

淨土連幽谷寶塔對危峯林棲丹穴鳳地遙白

沙龍獨巖樓迥出。複道閣相重。洞開朝霧歛石。
濕曉雲濃。高篠低雲蓋。風枝響和鐘簷陰。翻細
柳澗影落長松珠。桂浮明月蓮座吐芙蓉。隱淪
徒有意。心迹未相從。

從駕天池應詔

上聖家寰宇。威略振邊陲。八維窮眺覽。千里曳
旌旗。駕龍臨碧海。控驥踐瑤池。曲浦騰煙霧。深
浪駭鯨螭。

梅夏應教

長廊連紫殿，細雨應黃梅。浮雲半空上，清吹隔池來。
集鳳桐花散，勝龜蓮葉開。幸逢爲善樂，頻降濟時才。

人日思歸

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

夏晚

流火稍西傾，夕影遍曾城。高天澄遠色，秋氣入蟬聲。

歲窮應教

故年隨夜盡，初春逐曉生。方驗從軍樂，飲至入西京。

詠苔紙

昔時應春色，引綠泛清流。今來承玉管，布字改銀鈞。

本傳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云矣河東裴諲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

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及卽位，累遷太尉府主簿。歲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三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叅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叅

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
亡周武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
入爲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
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印州刺史高祖
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
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
衡因奏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
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
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

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日之舉。克定江東已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卽吞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

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事。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至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

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頗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道。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踢壁而。

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
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高祖善
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
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
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
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
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煩楊素雅相推崇聲名
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旣
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

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播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旣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

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耶。勅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於奏日冀帝赦之。勅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

收最知名、

508325

隋薛司隸集終

69904

PDG